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西湖二集

下

(明) 周 辑

笔落风雨说事态炎凉

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

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

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 110 部·世情、市井卷. 2/萧林主编.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5387-1527-4

I. 中... II. 萧... III. ①古典小说-作品集-中国②禁书-中国-古代-选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161 号

中国禁毁小说 110 部·世情、市井卷 (二)

作 者: [明] 陆人龙等

丛书主编: 萧 林

责任编辑: 刘德来

责任校对: 刘德来

装帧设计: 龙震海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宏飞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700 千字

印 张: 224

版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26-4/I·1471

本套定价: 1640.00 元

第十七卷

刘伯温荐贤平浙中

附威将军水兵篇

口角风来薄荷香，绿荫庭院醉斜阳。
向人只作狰狞势，不管黄昏鼠辈忙。

这一首诗是钱塘才子刘泰咏猫儿的诗。在下这一回书为何把个猫儿诗句说起？人家养个猫儿，专为捕捉耗鼠，若养了那偷懒猫儿，吃了家主鱼腥饭食，只是齁齁打睡煨灶，随那夜耗子成精作怪，翻天搅地，要这等的猫儿何用？所以岳爷爷道：“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”这两句说得最妙，就如国家大俸大禄，高官厚爵，封其父母，荫其妻子，不过要他剪除祸难，扶持社稷，拨乱反正。若只一味安享君王爵禄，贪图富贵，荣身肥家，或是做了贪官污吏，坏了朝廷事体，害了天下百姓，一遇事变之来，便抱头鼠窜

而逃，岂不负了朝廷一片养士之心？那陶真本子上道：“太平之时嫌官小，离乱之时怕出征。”这一种人不过是要骗这顶纱帽戴，乃至纱帽上头之时，不过是要广其田而大其宅，多其金而满其银，标其姬而美其妾，借这一顶纱帽，只当做一番生意，有甚为国为民之心？他只说道“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有女颜如玉”，却不肯说道“书中自有太平策，书中自有擎天笔，书中自有安边术”，所以做官时不过是“害民贼”三字。若是一个白面书生，一毫兵机将略不知，没有赵充国、马伏波老将那般见识，自幼读了那些臭烂腐秽文章，并不知古今兴亡治乱之事，不学无术，胡做乱做，一遇祸患，便就惊得屁滚尿流，弃城而逃，或是思量伯嚭^①渡江，甚为可恨。这样的人，朝廷要他何用？那“文人把笔安天下，武将挥戈定太平”这二句何在？所以刘泰作前边这首诗讥刺。然这首诗虽做得好，毕竟语意太露，绝无含蓄之意，不如刘潜夫一诗却做得妙：

古人养客乏车鱼^②，今尔何功客不如。
食有溪鱼眼有毡，忍教鼠啮案头书！

刘潜夫这首诗，比刘泰那首诗语意似觉含蓄。然亦有督责之意，未觉浑化，不如陆放翁一诗更做得妙：

① 伯嚭（Pǐ 音痞）——春秋时吴国大臣。自楚奔吴，以功任为太宰。因善逢迎，深得吴王夫差宠信。吴亡后，降越为臣。

② 古人养客乏车鱼——语出《战国策》冯谖弹铗故事。齐人冯谖为孟尝君门客，不受重视。冯谖三弹其铗而歌，一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食无鱼！”二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出无车！”三曰：“长铗归来乎！无以为家！”

裹盐迎得小狸奴，尽护山房万卷书。
惭愧家贫策勋薄，寒无毡坐食无鱼。

陆放翁这首诗，比刘潜夫那首诗更觉不同，他却替家主自己惭愧，厚施薄责，何等浑厚！然这首诗虽做得妙，怎如得开国元勋刘伯温先生一首诗道：

碧眼乌圆食有余，仰看蝴蝶坐阶除。
春风漾漾吹花影，一任东风鼠化鴽^①。

刘伯温先生这首诗，意思尤觉高妙，真有凤翔千仞之意，胸怀豁达，那世上的奸邪叛乱之人，不知不觉自然潜消默化，岂不是第一个王佐之才！他一生事业，只这一首猫儿诗便见他拨乱反正之妙，所以他在元朝见纪法不立、赏罚不明、用人不当、贪官污吏布满四方，知天下必乱。方国珍首先倡乱东南，他恐四方依样作反，便立意主于剿灭，断不肯为招抚苟安之计，道：“能杀贼之人方能招抚，不能杀贼之人未有能招抚者也。纵使要招抚，亦须狠杀他数十阵，使他畏威丧胆，方可招抚。若徒然招抚，反为贼人所笑，使彼有轻朝廷之心，抚亦不成。如宋朝宗泽、岳飞、韩世忠皆先能杀贼而后为招抚，不然，乱贼亦何所忌惮乎？”遂一意剿杀，方国珍畏之如虎。争奈元朝行省大臣，都是贪污不食之人，受了方国珍的金珠宝货，准与招安，反授方国珍兄弟官爵。

① 鴽（rú，音如）——鹌鹑之类的小鸟。

西湖二集

那方国珍假受招安，仍旧作乱，据有温、台、庆元等路，渐渐养得势大，朝廷奈何他不得。后来各处白莲教盛行，红巾贼看了样，人人作反，兵戈四起，遂亡了天下。若是依刘伯温先生“剿灭”二字，那元朝天下华夷毕一，如铁桶一般牢固，怎生便得四分五裂！后刘伯温归了我洪武爷，言听计从，似石投水，遂成就了一统天下之业，岂不是擎天的碧玉柱、架海的紫金梁！只是一个见识高妙，拿定主意，随你千奇百怪，再跳不出他的圈子，所以为第一个开国功臣，真真是大有手段之人。那时还有魏国公徐达，他是关爷爷转世，生得长身、高颧、赤色，相貌与关真君一样。常遇春是尉迟公转世，后来遂封为鄂国公。沐英是岳爷爷转世，所以相貌与岳少保一毫无二。又有李文忠为文武全才。邓愈、汤和、傅友德等，一时云龙风虎之臣、鹰扬熊貔之将，都是上天星宿，一群天神下降，所以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攻城略地，如风卷残云，辅佐我洪武爷这位圣人，不数年间，成就了大明一统之业。虽然如此，识异人于西湖云起之时，免圣主于鄱阳炮碎之日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元朝失之而亡天下，我明得之而大一统，看将起来，毕竟还要让他一着先手。《西湖一集》中《占庆云刘诚意佐命》，大概已曾说过，如今这一回补前说未尽之事。

从来道：“为国求贤”，又道是“进贤受上赏”，大臣第一着事是荐贤。况天下的事不是一个人做得尽的，若是荐得一个贤人，削平了天下之乱，成就了万世之功，这就是你的功劳，何必亲身上阵，捉贼擒王，方算是你的功劳。从来

“休休有容^①”之相都是如此。小子这一回书，就与为国求贤之人一看。

说话方国珍倡乱东南，僭了温、台、庆元等路，这是浙东地方百。只因无朝不听刘伯温之言，失了浙东一路，随后张士诚也学那方国珍的榜样，占了浙西一路。那张士诚他原是泰州白驹场人，为盐场纲司牙侖^②，与弟士德、士信都以公盐夹带私盐，因为奸利^③，生性轻财好施，颇得众心。士诚因乱据了高邮，自称为王，国号“周”，建元“天祐”。元朝命丞相脱脱统大军讨之，攻城垂破，元主听信谗言，下诏贬谪脱脱，师大溃，贼势遂炽，占了平江、松江、常州、湖州、淮海等路。果是：

一着不到处，满盘俱是空。

那时江湖行省丞相达识帖木迓是个无用的蠢才，张士诚领兵来攻破了杭州，达识帖木迓逃入富阳，平章左答纳失里战死。达识帖木迓无计可施，访得苗军可用，遂自宝庆招土官杨完者，要来恢复杭州。那杨完者是武冈绥宁之赤水人，其人奸诈惨毒，无所不至。无赖之人，推以为长，遂啸聚于溪洞之间，打家劫舍。只因王事日非，湖广陶梦禎举师勤王，闻苗兵杨完者，习于战斗，遂招降之，由千户累官至元帅。陶梦禎死后，枢密院判阿鲁恢总兵驻淮西，仍用招纳。

-
- ① 休休有容——形容君子宽容而有气量。休休，宽容，气魄大。
② 牙侖——牙商的旧称。买卖双方的中间人，从中抽取佣金。
③ 奸利——以非法手段求得的利益。

西湖二集

杨完者得了权柄，便异常放肆，专权恣杀。达识帖木迩因失了杭州，召杨完者这支兵来，遂自嘉兴引苗军及万户普贤奴等杀败了士诚之后，复了杭州。达识帖木迩从富阳回归。杨完者复了杭州，自以国莫大之功，遂以兵劫达识帖木迩升为本省参知政事，其作恶不可胜言。他的兵是怎么样的？

所统苗、僚、侗、瑶答刺罕等，无尺籍伍符，无统属，相谓曰“阿哥”、曰“麻线”，至称主将亦然。喜着斑斓衣，衣袖广狭修短与臂同，幅长不过膝，裤如袖，裙如衣，总名曰“草裙草裤”。周脰^①以兽皮曰“护项”，束腰以帛，两端悬屁后若尾，无间晴雨，被毡毯，状绝类犬。军中无金鼓，杂鸣小锣，以节进止。其锣若卖货郎担人所敲者。士卒伏路曰“坐草”。军行尚首功，资抄掠曰“筒括”。所过无不残灭，掳得男女，老者幼者，若色陋者杀之，壮者曰“土乖”，少者曰“赖子”，皆驱以为奴。人之投其党者曰“入伙”。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，曰“夫娘。”一语不合，即刺^②以刃。

话说杨完者生性残刻，专以杀掠为事，驻兵城东菜市桥外，淫刑以逞，虽假意尊重丞相，而生杀予夺一意自专。丞相无可为计，只得听之而已。正是：

① 脰——颈项。

② 刺（zì，音字）——用刀刺人。

前门方拒虎，后户又进狼。

那杨完者筑一个营寨小德胜堰，周围三四里，凡是抢掳来的子女玉帛，尽数放在营里。就是董卓的郿坞一般。杀人如麻，杭人几于无命可逃，甚是可怜。有梁栋者，登镇海楼闻角声，赋绝句道：

听彻哀吟独倚楼，碧天无际思悠悠。
谁知尽是中原恨，吹到东南第一州。

后来张士诚屡被我明朝杀败，无可为计，只得投降了元朝，献二十万石粮于元，以为进见之资。达识帖木迩亦幸其降，乃承制便宜行事，授士诚太尉之职。士诚虽降，而城池甲兵钱粮都自据如故。后来达识帖木迩气忿杨完者不过，遂与张士诚同谋，以其精兵，出其不意，围杨完者于德胜堰，密扎扎围了数重。杨完者奋力厮杀不出，遂将标致妇女尽数杀死，方才自缢而死。达识帖木迩自以为除了一害，甚是得计。怎知张士诚专忌惮得杨完者，自杨完者诛死之后，士诚益无所忌，遂遣兵占了杭州，劫了印信。达识帖木迩亦无如之何，眼睁睁的看他僭了杭州，只得饮药而死。过得不多几时，连嘉兴、绍兴都为士诚所据，而浙西一路非复元朝之故物矣。正是：

后户虽拒粮，前门又进虎。

说话的，若使元朝早听了刘伯温先生之言，那浙东、浙

西谁人敢动得他尺寸之土？后来虽服刘伯温先见之明，要再起他为官，而刘伯温已断断不肯矣。果然是：

不听好人言，必有凄惶泪。

话说刘伯温举荐的是谁？这人姓朱名亮祖，直隶之六安人，兄弟共是三人，亮祖居长，其弟亮元、亮宗。朱亮祖字从亮，自幼倜傥好奇计，膂力绝人，刘伯温曾与其弟亮元同窗读书。刘伯温幼具经济^①之志，凡天文、地理、术法之事无不究心。亮元的叔祖朱思本曾为元朝经略边海，自广、闽、浙、淮、山东、辽、冀沿海八千五百余里，凡海岛诸山险要，乃南北州县卫所，营堡关隘，山礁突兀之处，写成一部书，名为《测海图经》。细细注于其上，凡某处可以避风，某处最险，某处所当防守。亮祖弟兄，因是叔祖生平得力之书，无不一一熟谙在心。亮元曾出此书与刘伯温同看。刘伯温见其备细曲折，称赞道：“此沿海要务经济之书也。子兄弟既熟此，异口当为有用之才。”

后元朝叛乱，亮元、亮宗俱避乱相失，独亮祖后为元朝义兵元帅。时诸雄割据，亮祖率兵与战，所向无敌。我洪武爷命大将徐达、常遇春攻宁园，朱亮祖坚守，日久不下。洪武爷大怒，亲往督师。会长枪军来援，我兵扼险设机，元守臣杨仲英出战大败，俘获甚众。数日后，仲英与我师通谋，计诱亮祖绑缚来降。洪武爷喜其骁勇，赐以金帛，仍为元帅之职。其弟亮元因兄叛了元朝，不义，遂改名元璟，以示所

^① 经济——经世济民，治理国家。

志不同之意，遂与之绝。亮祖因弟弃去，每以书招之不至，数月后复叛归于元，常与我兵战，为所获者七千余人，诸将俱不能当、后平了常州，洪武爷乃遣徐达围亮祖于宁国，常遇春与战，被亮祖刺了一枪而还。洪武爷大怒，亲往督战，阴遣胡大海敢死百人，衣饰与亮祖军士一同，合战之时，混入其军，乃至收兵，先入夺其门，徐达同常遇春、郭子兴、张德胜、耿再成、杨璟、郭英、沐英追后，亮祖军见城上换了我兵旗帜，惊散溃乱，亮祖与八将混战不过，遂被生擒而来。洪武爷道：“尔将何如？”亮祖道：“是非得已，生则尽力，死则死耳。”洪武爷命常遇春捶三铁筒而未杀，会俞通海力救得释。随使从征，宣、泾诸县望风归附；又同胡大海、邓愈克绩溪、休宁，下饶、广、徽、衢。洪武爷授亮祖广信卫指挥使、帐前总制亲兵、领元帅府事，后升院判。鄱阳湖大战之时，亮祖同常遇春拼命力战，手刃骁将十三人，射伤张定边，虽身中矢被枪，犹拔矢大战，汉兵披靡。后吴将李伯升统兵二十余万寇诸暨、新城围之，守将胡德济督将士坚守，遣使求援，李文忠同亮相救之，出敌阵后，冲其中坚，敌列骑迎战，亮祖督众乘之，敌人大溃。胡德济亦自城中率领将士鼓噪而出，呼声动地，莫不一以当百，斩首数万级，血流膏野，溪水尽赤。亮祖复追击余寇，燔^①其营落数十，俘其同佥韩谦、元帅周遇、总兵萧山等将官六百余名，军士三千余人、马八百余匹，委弃辎重铠仗弥亘山丘，举之数日不尽，五太子仅以身免。张士诚自此气夺势衰。洪武爷大喜，召亮祖入京，赐名马、御衣，诸将各加升赏。

① 燔（fán，音凡）——焚烧。

后来大将胡大海知刘伯温之贤，荐于洪武爷，言听计从，鱼水相投，每与密谋，出奇制胜，战无不克，攻无不取，洪武爷信以为神而师之。丙午年十月，洪武爷要下浙江，刘伯温备知朱亮祖之才，荐道：“朱亮祖胆勇可任，可为副将军也。”洪武爷遂命李文忠统领水陆之师十余万，朱亮祖为副。亮祖对李文忠道：“杭州民物丰盛，攻陷则杀伤必多，守将平章潘原明与我为乡里，当先遣人说之以降，如其不降，亦当有以摇动其心，心摇则守不固，然后多方以取之。”李文忠甚以为是。亮祖遂遣婿张玉往说，选锐士三十人与俱杂处城中，俟戒严五日而后见之。潘原明大骇，自恃兵精粮足，效死以守，张玉多方开谕。潘原明道：“归谢而^①翁，吾与张王誓同生死，委我重地，何忍弃之？”张玉道：“张王国蹙，何似汉王？君之亲信，孰与五太子哉？今吴亡在旦夕，而君且执迷不悟，一时变生肘腋，献门纳师，身家戮辱，欲求再见，难矣。”潘原明终不忍背，谢而遣之，然而其心自此动矣。朱亮祖定计与李文忠道：“此城不烦一矢，保为君取之。”乃提兵驻于皋亭山，以威声震惊城中，先与耿天璧竟攻桐庐。时张士诚的元帅戴元陈兵江上，朱亮祖分遣部将袁洪、孙虎围富阳，从栖鹤山坑进兵，联界四府，出其不意，诸郡震动。戴元力不能支，开壁出降。亮祖单骑入抚其民，复与袁洪合围富阳，擒了同僉李天禄。遂张兵围余杭、临安、于潜等县，守将谢清等五人都望风归顺。潘原明势孤，知不可为，乃遣员外方彝请见约降，亮祖迎至军门。李文忠道：“师未及城，而员外远来，得无以计缓我

① 而——你。同“尔”。

乎？”方彝道：“大人奉命伐叛，所过秋毫无犯。杭虽孤城，生齿百万，择所托而来，尚安有他意乎？”文忠见其至诚，引入卧内，欢笑款接，命条画入城次第，翌日遣归。潘原明遂封府库，籍军马钱粮。文忠与亮祖入居城上，下令敢有擅入民居者斩。有一卒下借民釜，即磔^①以殉。由是内外帖然，民不知有更革事。凡得兵五万、粮二十万石、马六百匹。文忠与亮祖复攻萧山、绍兴路，克之。从此浙西一路尽为我明朝有矣。洪武爷以潘原明全城归顺，民不受锋镝，仍授浙江行省平章，遂开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于杭州，升右丞李文忠为平章政事。丁未年，升朱亮祖中奉大夫、中书省参知政事，代李文忠守浙。那时，亮祖弟亮宗自怀远来，以功入侍。亮元仍避迹山野，不肯归于我明，亦奇人也。亮祖后同徐达、常遇春等破灭了张士诚，洪武爷敕加御史大夫，赐金三十锭、彩二十四匹。

那时独有浙东一路为方国珍所据。始初洪武爷攻婺州之时，遣使往庆元，就是如今的宁波府，招谕方国珍。国珍与其下谋议道：“方今元运将终，豪杰并起，惟江左号令严明，所向无敌。今又东下婺州，恐不能与抗。况与我为敌者，西有张士诚，南有陈友谅，宜莫若姑示顺从，藉为声援，以观其变。”遂遣使奉书币以温、台、庆元三郡来附，且以其次子关为质。洪武爷道：“古人虑人不从，则为盟誓，盟誓变而为交质，皆由未能相信故也。今既诚信来归，便当推诚相与如青天白日，何自怀疑而以子为质哉？”乃厚赐其子关而遣之。洪武爷后察其意终是阳附阴叛，心怀二端，乃遣博士

① 磔（zhé，音哲）——古代把肢体分裂的一种酷刑。

夏煜、陈显道谕方国珍道：“福基于至诚，祸生于反覆。大军一出，不可以其言释也，尔宜深思之！”国珍始惶惧，对使者谢道：“鄙人无状，致烦训谕。”使者归国，遂遣人谢过，且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。洪武爷却之道：“吾方有事四方，所需者文武材能，所用者布帛菽粟，宝玩非所好也。”庚子年，洪武爷以方国珍虽以三郡来附，不奉正朔^①，又遣人谕之。国珍道：“当初奉三郡时，尝请天朝发军马来守，交还城池，不至。今若奉正朔，实虑张士诚、陈友谅来，救援若不至，则危矣。姑以至正为名，彼则无名罪我。况为元朝首乱，元亦恶之，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职名，我弱则不容矣。要之从命，必须多发军马来守，即当以三郡交还。”洪武爷知其心持两端，道：“且置之，俟我克苏州，彼虽欲奉正朔迟矣！”

始初国珍约降之时，原说俟下杭州即当入朝献地，乃降了杭州，破灭了张士诚，他仍据境自若；又累假贡献，觐我虚实，又北通扩廓帖木儿，南交陈友定，图为犄角之势。洪武爷累书责其怀奸挟诈，阳降阴叛，且征其贡粮二十三万石，国珍不报。洪武爷遂遣汤和率师讨之，国珍遁入海岛，师劳无功。刘伯温奏道：“方国珍倚海保险，狡黠难制，苟不识沿海形势、港泊浅深、礁巉突兀、避风安舂、藏舟邀击之处，难以避敌扼险、设奇出伏决胜也。臣昔与朱亮祖弟亮元共学，曾出其叔父朱思本《测海图经》示臣，自粤抵辽东海险要皆注图说，其关阶捷径计里画方，确有成算。亮元

^① 正朔—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。正为年始，朔为月始。古代帝王易姓受命，以改正朔，以下从我开始，改故用新。

第十七卷

能熟谙之，此人不可不诏致。亮祖亦颇知之。浙东主将。非亮祖莫可任使。”洪武爷复以亮祖为浙江行省参知政事，统领马、步、舟师三万人，开府浙东。有诗为证：

万里波涛万里山，山礁突兀千水湾。
图经测海千秋事，亮祖当时镇百蛮。

话说洪武爷听刘伯温之言，命朱亮祖统领马、步、舟师三万人讨方国珍于庆元，弟国瑛、国璋于台州。亮祖领兵攻关岭山寨，一鼓破之，乘胜至天台，县尹汤槃以城降，遂统水陆二军进向台城。方国瑛率劲兵出战，前锋去却之，遂乘山攻打，焚其东门，士卒溃乱不守。国瑛自料抵敌不过，夜从间道出兴善门，以大船载了妻子奔于黄岩县。亮祖入城抚安其民。始初国瑛要遁入海岛，适值国珍入庆元，治兵为城守之计，使都事马克让来谕国瑛坚守地方，国瑛遂据住黄岩县。国珍见势事危急，复结海中大盗来援，又分遣人引日本岛倭入寇。探事人来报了亮祖。亮祖遣儿子朱暹同朱忠邀其来路，各领舟师二百人伏于朱头、钓崩两岙。时贼船十余只过昏山，朱暹舟突出占住上风，出其不意，贼船惊散。朱忠兵船四面合围夹攻，标枪毒矢，毙其篙师，又用善伏水之人凿其船底，上攻下凿，贼莫能支。火箭火炮乱施，贼船火发，船底之水又滔滔的滚将入来，再无逃避之处，溺死千余人，生擒二百余人，贼首陈敬、陈仲被我兵拿住，叩头乞命。朱暹责问道：“我父子兵取绍兴，至台州，所向无敌，方国珍兄弟父子不日便要授首，尔敢助贼以挠我师，此是何意？”陈敬、陈仲道：“方殿下以重币金银器皿约我兄弟共退

西湖二集

大兵，取台州、绍兴，画江以守，许封我侯爵。”朱暹笑道：“尔等也要图封拜？方国珍剽劫小寇，仅得三州，欲抗王师，若釜中鱼耳。我朱殿下圣文神武，四海属心，应天顺人，輿图并有大半。尔在海上劫掠犹为未足，复党叛贼，欲图侥幸，自来送死，还思求活耶？”敬、仲二贼哀求免死，后当捐躯报德。朱暹叱道：“叛贼逆天，罪宜族灭。”令朱忠领兵押其党，捣彼海岛巢穴，俘其家属，悉来就戮。朱忠至彼，焚毁其巢，械其妻子家属，并虏中积聚，载之以随。敬、仲与妻子对泣，朱暹亦怜之，送父军前，乞赦其死。亮祖谕之道：“胡元乱华，群雄并起，虽海陬奸宄亦蓄异志，尔所从非人，败则为虏。今日至此，万无生理。按军法当分尸梟示方是。我今体上天好生之心，推吾主不嗜杀人之念，当请之主上，待尔不死。”乃亲释其缚，以妻子财物还之。敬、仲二人叩首，愿将财物献上，以完军费。亮祖不受道：“尔得此改心易虑，为浙东布衣，能不负保全之意否？”敬、仲复叩首道：“愚民抗犯王师，自甘天诛。将军有再生之恩，即令赴水火，当捐躯以报，敢再反耶！”亮祖推心以待之。敬、仲感激思奋，对朱暹道：“闻方氏遣使臣厚赏礼物，往结海岛，通市倭主，大小琉球、萨摩州五岛，伊岐、对马、多艺等岛借兵，各船集泥湖礁，约定分踪往取苏、杭、常、太、建康等府，夺朱殿下地方。今约日将至，将军须早为之计。”朱暹道：“吾家为元朝经略边海，自广、闽、浙、淮、山东。辽、冀，延海八千五百余里，凡海岛诸山险要，及南北州县卫所、营堡关隘御敌处，各有方略，何惧倭夷百万？我主师周知地利险夷，各岛出没皆有常处，备御多方，用兵如神，百胜百战。倭夷乌合之众，吾当以计尽剿灭之。”陈仲道：

“我蒙再生之恩，当效死力。”亮祖因问道：“岛中倭主未必齐来，若来，尔有何计待之？”敬、仲对道：“我兄弟往来海岛二十余年，各岛倭主相识信任，且知我为方王所用。若以十船带善驾识海之人，假方王旗帜，多备牛酒充犒师之物，愿为前驱往献，可知各倭消息。主帅可设应敌之方。”亮祖大喜，抚其背道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方欲为此，无可遣者。公怀此忠义，殆非降虏可比也。”遂与之同饮甚欢，刺血为盟，以心腹委之。十月小汛，亮祖令朱暹、朱忠同陈敬、陈仲并其党能知倭情、通夷语及我兵善驾舟识海道者，通共千余人，统领十舟，下叠芦苇，上列牛酒水米，尽用方王旗号，自海门出洋，过大陈山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假张旗帜混方王，夷狄攻夷计策良。
自是伯温能报主，荐贤为国靖封疆。

话说亮祖得夷狄攻夷狄之法，以陈敬、陈仲做了心腹，装载船只，假张方王旗号，开出海洋，果遇方国珍遣人迎倭船四只而来。陈仲通了倭话，跳上倭船，尽将倭夷杀死；并以其所贲物往迎，直抵五岙，有八岛倭船主先集约八千余人。陈敬、陈仲呈上国珍所送书礼，盛陈犒劳供饷，群倭甚喜。陈仲道：“方王望救甚急，令我弟兄来迎。”各许即日开洋，我船与倭船间行而来。

先是十月朔，亮祖简阅精锐之士，陈兵龙王堂，祭了海神乃前代经略海防功烈祠宇，统战船二百艘，督兵二万，驾出海洋，抵陈钱下八山，哨船连报瞭见倭船亮祖命我兵避匿安岙，远远瞭见倭船近温州洋下碇。至于将暮，亮祖与儿子